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大而可驚去惑絕塵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歎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勤僧肇惠遠之歸信造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明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

兆民五敎乃敷九功惟序揔方古之

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綱羅庶善崇三
寶以津梁莫或群悪屏四部之稊莠
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
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
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
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
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
申通理博考興亡足鑑淨偽何則亡
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
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
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无
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
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悪於
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
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
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无
以致遠藥石徒豊末餌焉能愈疾須
籍喪師非范曾之无筭石氏興虐豈
淨啚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
遵之而虎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
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譏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以崇福祐民起謗反功德以爲尤凶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

深詆上非徒毀佛愚癡撫而今息

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欄皇恩預

霑法雨切璲所或積捻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減昔嘗尚豈而不信今則

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

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者

今採賾索隱勿齊於釜什以皆深信

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

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徵去其惑謹評

慮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

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

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聚之以群言考

之以衆善上顯　聖朝之淨福下折

淫祀之虛詐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

辭部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

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辭而深悟

也如藩籬之卉或躍於腹心藜藿

之食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曰玉

饌盈案顧睎非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乏僧 六惑以僧士衆
七惑譏毀驕髮 八惑婬種事逆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盍闢樗
迦生於天竺循多出自西胡名号无
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illegible]
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
國起招提於東都自玆厥後乃尚浮
啚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覆王侯之
居既營之于塹墻又資之以富贍擢
循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人助之以金帛農商竭力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
未若銷像而絕雙鑄貨泉可以充費
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
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諂闢而効愚
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
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
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
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
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
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
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
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
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疋夫之自
愛尚不及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
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
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
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
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
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
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獻見
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學
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恩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
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
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坊
墉小益尚參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
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閡之智百
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
匹万惑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
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於輪廻示涅槃之[illegible]常樂身光赫赤奄
朗日之流輝形相端嚴見聖人之奇
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
濟堯舜其猶病諸善惡無乘物可
不謂之仁乎具智無有妙覺可不謂
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爲誣誕
之說哉靜而思之幾不信矣至如立
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
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
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欲之者生善
利民不亦廣乎或不損而大益豈非
國之所宜崇乎或不益而大損豈非
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觀福報之
無量金口信實說各因之不朽凡百
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亦
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
深遠唯當以聖諭豈不莫崇之福資
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
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
其親非孝子也豈若詒媢嫉之禍心
不知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妄
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
義哉余昔萬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蕪類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illegible]
曉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
者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飲之若博
者而深討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
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
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講
傅君之惑言以擇吾子之邪執
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
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
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
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
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
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
六經無以易但福淺而未深至[illegible]
蹢而不周廣其恕己接物孰尚佛之
弘乎其覩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
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
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
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

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産曠世之
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魏収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
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
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
邪而去疾豈以遠来而不用之哉夫
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
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
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
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
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
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曆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卓
詭經脉孔穴之詳候針藥符呪之方
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
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
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
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
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
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橧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九張　亦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
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
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
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
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
飲粱宍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
藜藿先獲謂勝粱宍之味侯服晚遇
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
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
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
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
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謗道書而非
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
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
蠲有欲之累俱顯无為之宗老氏明
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
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
而无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
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
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
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譏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應不朽之言擇人之所創明黃老未
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頻效佛
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
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聖若耳
聞而倣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聖則
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
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
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
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
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
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
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
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
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
至我
大唐代代而葉妖言屢屢而斷淫祀
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
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
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
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
並稟教而歸依皆虔心以崇信豈合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從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号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諮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為其先之反乎吴尚書令闞澤對吴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邈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覩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覩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夫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迹而沓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涉藉信翮以高翔豈轉咎而為福何

罔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叛況今天下
僧尼二十万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
以昔有叛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
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
而逐己之順子昔有乱民而不養今
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
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
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微發之威權有
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
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
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
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
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
青衿有罪非関尼父之失皂服為非
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
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
人禀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
開逆乱之源而令滌於惡人不皆賢
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吝
人而棄法夫口談堯恵而身行桀蹠
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恣賊而尤戕害沙門而 [illegible]
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
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
而廢道竊爲信丁妙法不當黨務
門至於稂稼稗以植嘉苗需剪回以
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傳古道人士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
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
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雖貪何名貪逆
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
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
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
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
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
爲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雜欲之上人
及乘庶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无
知之驢騾娶大慈之善眾娌不祥之
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
言善一何甚乎反白頭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
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
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大事君親
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爵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二張）
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
傷雷同而頑膚毀刲股納肝傷則甚
矣則諸落髮毀乃徵焉立忠不顧其
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
以為過湯恤蒸民尚捐軀以祈澤墨
翟兼愛欲磨頂而至踵況夫上為君
父深求福利髮膚之毀何足顧哉且
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
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夫
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
之服章從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
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
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
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于三讓
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
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
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
歸心願君親之多福吉其身意修出
家之眾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
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
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

事涅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学立靈
像摸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涅乞或
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
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
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
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
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
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
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
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傳又云帝王无佛則國治年長有佛
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
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
専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
夫殷喪大寶灾興妲己之言周失諸
侯禍由褒姒之笑二代之亡皆此物
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
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為安樂而
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
之矣民之所以逆其上者經甚戒之
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
浞癸辛之咎惣十惡以防禁向使桀
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吕无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
（[illegible]）
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
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
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元
窮過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无
之為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為佛何讎而
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
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乱
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
法之後夏癸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
時寧無篡逆殺賊姦宄作士命於皐
繇玁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
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
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
之乱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
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
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
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
傷和而長乱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
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
不避良可悲夫於是善生心伏而色

愧遊庠而謝曰佛以習俗生常達道 [illegible]
自佚忽於所未究執其所先述皆正
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夫今聞佛智
之玄達乃知釋教之忠實諾然神悟
而理攄足以蕩迷而祛疑雖從邪於
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
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
小人謂善无益而不為謂惡无傷而
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
无益无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
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殀矣
冉耕疾矣或修修隆富言乎及於義
方或瞎瞎壽考名不稱而殁世仁而
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降不可勝紀
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
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斁善行而不
怠者唉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
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
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
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詳原始
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於壽之年考於人而
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
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及諸乱而无倫
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
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
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徂
知泯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向
異見黍稷於倉廪而不知得之由稼
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
杼焉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
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
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覩
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
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
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辯六趣之往来
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毀而業无朽
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
殃六道之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
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
感報定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
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
或有初而無終或悪恒而罔悔或善
瞬而常業或為功而無咎或福微而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
故其報也有先殊而後會有既得而
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
有操潔而年殀有行鄙而財溢有同
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
交加果遍酬而纏悉辟如畫工布丹
青之彩鏡像應妍蚩之質命招六印
達季子之遊説業引万金果朱公之
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
達禮樂而固窮无宿福之資也讀論
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
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
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誅而爵先
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達勝黃金之遺
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
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
任大寧衡无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
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
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
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
一業孤脩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
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
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餧非初訥而

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来
以福盡而屯及若云敗伍胥者宰嚭
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関
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
咎矣若云業靡好爵不念同昇之恩
命偶仁風無愧来蘇之澤此為知因
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
旨兩遣其累進德脩業豈有闕乎春
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
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榮茂不
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无因之土
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
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
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
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
有可轉及於無轉為德為咎唯禳可轉
之業若賢若愚无移必定之命夫大
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
然信而不貳辟如藥石勝而疾除水
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消流灊斧之
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
火炎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鄧林之木
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
大咎勢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
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
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
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
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異
陵推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
長蛇於路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
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
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灾而讓福言善
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
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
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為
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
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
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通
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
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傳曰禍福无門惟人所召此云
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
魯不慽臧倉之讒仲由仕季无恚伯

豫之說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尅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无怨天之咎下絶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奸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来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辟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蒔蘖為刻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飲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苟前身之進
福天道无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以
推天命可得除歟戚矣若夫虞夏商
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
生言同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
无爭以通之矣示為善之利謂賞
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刑罰
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
无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
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
百祥謂神亂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
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蹠
凶暴而无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
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
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
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
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處而
加之福瞻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
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
云禍福由其祖祢殃慶延於子孫者
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
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
於魯國豈祖祢之畀乎可惑者四也若

夫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惑者五也若夫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罰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崐崘淺深之不類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内德論空有篇第三 [illegible]

第三張 [illegible]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戁懼
旨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
者曰経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
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収果
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述上
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誑
愚蒙假稱㳹栐有其語焉无其實矣
至如冉疾顏殀以攝養之乖宜彭壽
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
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
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
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
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擬干雲之
峯羅生絶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推蘇
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遠荷蓧
之畚鍤值般輸之揮斧此則草木殀
命者也若蓧蕩比質於松栢蕙若同
氣於蘭茝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
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蓁棘生而

見逸枝辣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與
以之對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
乃異其殊味千品万形壤之所殖胡
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
光而速凋何功而久生何各而枯槁
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脩而播
馨興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方
差哥人之殊命盖亦如是豈由前業
從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
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騃者
合眞謹愼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
趍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
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闘
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
之說云亦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
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
而慱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
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
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你摠万
象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
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
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
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脩勤脩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遥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黒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兎角定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症周齊物之言以縱情
欲无異策駟馬而泝流棹方舟以登
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
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症
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烏
无為之道亥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
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
照同其何類也辟如對廣鏡而傍覩
臨碧池而俯映衆象衆而在目可見
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
喪質氺遇寒而氷壯氷涉溫而堅失
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夫
地為我皆虛我為万物為一菩提得
謂為有何況群生為衆術故察於物
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
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
賓客盈堂而无人豔色絕世而无美
璞寶溢目而無珎善惡殊途而不二
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
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
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人非
關户之閴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
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

山岳之皃无别非雷同之訣無直非
魚目之寳无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
財而莫異色与幻色而何殊猗頻等
原靈之產宋里足平𭚰之姝道智了
空而絶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与業
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
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揚
雄之設𤥭玉樹毋都之鏑見神居何
乃取空言而背盲援冉木而比諸夫
衣光結緑之寳南威毛嬙之色人皆見
其有而興愛執能體其空而不染睢
盱薑介之隙青蠅貝錦之䜌莫不者
其相而興憤斯能比於空而不慼獨
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
慼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
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
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
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万物之本
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
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乱其心四魔
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
而過亰截手是而無慽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廣弘明集卷第卄　第三張　亦

能詮無上智爲薩婆若（若者反）得其理
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
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
見水皆非眞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
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須
病因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
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酥並非眞
有而樂不亂人酒能生各忠順報逆
皆如嚮響而報逆受誅忠順獲賞罪
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
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
道惡法生障故知万法眞性同一如
矣无妨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
門不相違矣眞俗二諦同所歸矣若
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
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排童
子尚著番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
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
而深思必疑釋而迷[illegible]矣夢惟十力
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无不普
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
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香塗不欣
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排福慧

廣弘明集纂第壹 第三十二張 亦

圓滿而離餘煩惱磬竭而無緒拔三
界之沉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
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
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
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
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
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
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
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
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若了惡體空而
何斷乃令三障氷銷而冥滅万德雲
集以弥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
蠡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喻
之於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
說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疾痛
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
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裘禦
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
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
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
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慼而羡歡愛壽
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
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
異稟業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
餘或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
恙或服重繭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
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
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
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
之内也腑臟奚殊皆含血而苞宍並
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夭何一充
而一癯稟何盡而獨實受何氣而偏
虚虚者不獨埃壓而作體實者豈偏
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
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
乎亦有殀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
覺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
於悲哀壽何以而殀疾何從而来則
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
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
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
雲集但致李氏之壺方士如林不救
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救
其嬰何瘵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継
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答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
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
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
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
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
祟鶣鵲除痾河東郭璞雖郡華他廣
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
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
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
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
之不盡鶣鵲華他不能使其親不終
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
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
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
聖莫之彌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是
由業及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
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
之安苦隨遭不泰斯生中瘟千品万
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
卉無情故美惡非関於業報四生有
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
刀杖加人則懼匏不繫而不食羽毛
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刻為大空有明暇則學由心業而且 [illegible]
訴其生常令則示其正法小乘以後
報為業有大乘以万境為識造隨幻
業而地之天地迷妄心而現之識草
若翳固觀乎空花此瞎夢現其生老
若悟之於心業則推闡乎佛道原夫
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
稚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
蒙然而頭半毛終卓亦而同麟角此
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
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
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illegible]造或進之
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弗
論乃有執空門以及教論大乘而譏
小佛不聞衆生衆生自不了辟闇室
之元燭如衣遊而未曉故拖剝奪而
諠諠覚見是非而援援何異採芙蓉
木末尋吳越于燕趙不亦繆乎夫一
水元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
備衆體一藥不療衆疾一乘元以為
文繡一辭無以諧要一言元以勸
衆善一教元以防多失何得惟漸頓
之殊異大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之温物為用
去熱則寒藥可豈或特可於藥渴或
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
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閡俞達變
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剋是戰乎
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與十力
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循戒之者
宜遠抑凡情之所能行聖智之所願
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為斷
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
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
析有也則一毫為万其等空也則万
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無空有以除
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非
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一不信有
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